

內政部註冊證有第四九九號註冊證照

蔡東藩著

兩晉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9)

蔡東藩著

兩晉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序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敕撰。史通外篇說：「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編初學記，白居易編六帖，於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或者因爲書成之日，卽有不愜於時論的地方，罷晉書中宣武二帝紀與陸機、王羲之、二傳，皆稱制曰：「大概是出於唐太宗御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論此書道：『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楮，不知凡幾，而九重揆藻，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其所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波靡不返，有自來矣。卽如文選注，馬泐督諫，引臧榮緒王隱書稱馬泐立功孤城，死於非罪，後加贈祭，而晉書不爲立傳，亦不附見於周處、孟觀等傳，又太平御覺引王隱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彰憤琦不附己，答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九家兒能事卿，卽堪郎也。』』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史，不能復爲今世史，終於家。』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而晉書亦削而不載，其所載者，大抵宏獎風流，以資談柄，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互勘，幾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史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正史中惟有晉書與宋史，給後人紛紛的改撰，也自有道理呢。唐何超又撰有晉義三卷，楊齊宣作序，說他審晉辨字，頗有發明。這是讀晉書的工具。郭倫作晉記六十八卷，是記傳體。周濟的晉略六十卷，是編年體。彭縣湯球輯九家舊晉書三十七卷，五家晉紀五卷，兩家晉陽秋四卷，光緒間，廣州會經刻過，還有漢學堂叢書中有黃奭的晉書若干種。關於晉代的史料，也不算過少的。

從西晉統一的二十三年，到東晉偏安的一百零三年，還有華夷雜操的僭竊與晉宋對峙一百三十六年，這是中國史上一大混亂時代。惟其如此混亂，最足以作後來的殷鑒。其間一切文物制度，都與混亂有關。現在舉出三大要點來看，可以證明這一段歷史實在全部的關鍵。（一）以前的民族活動，全以夏族為主，政權亦在夏族手中。而此一代之異族入侵，與夏族分有中土，以征服夏族者而同化。夏族雖日漸老大，而異族被吾之文教，轉成新興之勢，相繁鋳為兩晉南北朝之局。而隋唐歷史，即胚胎於此。後來隋唐的皇族，很多是異族雜種之後裔。（二）以前以北方為文化中心，而此時代漸自北而南。永嘉亂起，相率渡江。元帝定都建康，南方為漢族正統之國。有二百七十餘年，南方的學術文藝，遂臻前史未有之盛。（三）以前吾國治道教化，具有規模。而此時代，無可稱述。這時，印度文化使我們的社會思想、禮俗以及文藝、美術、建築方面，却生了種種變化。我們因為有吸收力，能使印度文化變為中國文化。所以此時不獨是混合各種族，而且混合各方文化。

這些都是歷史上的樞紐，也是論世者所應知的。蔡先生所以作兩晉通俗演義，自有他的用意。他說：「兩晉之史事繁矣，即此內訌外侮之複雜，已更僕難詳。宮闈之禍，啓自武元藩王之禍；肇自汝南胡虜之禍，發自元海卒致銅駝荆棘，蒿目蒼涼。鯨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衣之污。此西晉內訌外侮之大較也。王敦也，蘇峻也，陳敏也，杜弼也，祖約也，孫恩也，盧循也，徐道覆也，而桓玄則為篡逆之尤。此東晉內訌之最大者。二趙也，三秦也，四燕，五涼也，成夏也，而拓拔魏則強胡之首。此為東晉外侮之最甚者。」他提綱挈領，列舉之後，便斷定「夫內政失修，則內訌必起；起則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蟲生，堤罅蟻入，自古皆然。晉特其較著耳。」一時在今日，讀者細心的讀一讀這一部演義，應當覺得更有意義的！

自序

晉書百三十卷，相傳爲唐臣房喬等所撰，蓋采集晉朝十有八家之制作，及魏崔鴻所著之十六國春秋等書，會而通之，以成此書。獨宣武二帝紀，與陸機王羲之傳論，出自唐太宗手筆，故概以御撰稱之。義在尊王，無足怪也。後書評論晉書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澠水通鑑紫陽綱目敘述晉事，書法與晉書相出入者，亦不勝舉焉。愚謂當今之時，以古爲鑑，不必問其史筆之得失，但當察其史事之變遷。兩晉之史事繁矣，卽此內訌外侮之複雜，已更僕難詳。宮闈之禍，啓自武元，藩王之禍，肇自汝南，胡虜之禍，發自元海，卒致銅駝荆棘，蒿日蒼涼，鯨墜三山，鯨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緒寇之污，此西晉內訌外侮之大較也。王敦也，蘇峻也，陳敏，杜弢，祖約也，孫恩，盧循，徐道覆也，而桓玄則爲篡逆之尤，此東晉內訌之最大者。二趙也，三秦也，四燕，五涼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則爲強胡之首，此爲東晉外侮之最甚者。蓋觀於東西兩晉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晉武開國二十餘年外，無在非禍亂侵尋之日，不有內訌，卽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來未有若兩晉禍亂之烈也。夫內政失修，則內訌必起，內訌起則外侮卽乘之而入，木朽蟲生，堤蟻蟻入，自古皆然，晉特其較著耳。鄙人愧非論史才，但據歷代之事實，編爲演義，自南北朝以迄民國，不下十數冊，大旨卽古證今，懲惡勸善，而於晉史演義之著手，則於內訌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蓋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內，內訌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國之禍，不特兩晉爲然，而兩晉卽今日之前車也。天下寧有蚌鷸相爭，而不授漁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別貞淫，扶明昧，覈是非，則爲書中應有之餘義，非敢謂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勸戒之意云爾。惟書成倉猝，不免註誤，匡我未逮，是所望於閱者諸君。中華民國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古越蔡東帆自裁於臨江寄廬。

兩晉世系圖

按晉武帝爲司馬懿孫，元帝則爲司馬懿曾孫，祖仙父覲，皆爲琅琊王。相傳魏妃夏后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故有牛代馬後之謠，特附錄之。

西晉

武帝炎

在位二十六年

惠帝衷 十六年

懷帝熾 六年

吳王晏

愍帝業 四年

東晉

元帝睿

在位七年

明帝紹 三年

成帝衍 十六年

廢帝海西公奕 六年

哀帝丕 四年

康帝岳 二年

穆帝昞 十七年

簡文帝昱 一年

孝武帝昌明 二十四年

恭帝德文 二年

安帝德宗 二十年

右西晉傳三世，凡四主，計五十二年。東晉傳四世，凡十一主，計一百另四年，兩共計一百五十六年。（晉書載西晉五十四年，東晉一百另二年，此爲懷愍失國後之二年，晉廷無主，仍用懷愍年號，今讀史家言，謂宜併入東晉，頗有至理，故從之。）

目錄

第一回	祀南郊司馬開基	立東宮席雖伏禍	一
第二回	墮詭計儲君納婦	慰癡情少女偷香	八
第三回	楊皇后枕膝留言	左貴嬪據才上頌	一四
第四回	閻東吳羊祜定謀	討西虜馬隆奏捷	二一
第五回	馮金陵數路並舉	俘孫皓二將爭功	二八
第六回	納羣娃羊車恣幸	繼外孫螟子亂宗	三五
第七回	指御座諷諫無功	侍帝榻權豪擅政	四二
第八回	怙勢招殃楊氏赤族	逞凶滅紀賈后廢姑	四八
第九回	遭反噬楚王受戮	失後援周處捐軀	五五
第十回	諷大廷徒戎著論	誘小吏侍宴肆淫	六一
第十一回	草逆書醉酒逼儲君	傳偽敕稱兵廢悍后	六八
第十二回	墜名樓名姝殉難	奪御璽御駕被遷	七五
第十三回	迎惠帝反正除奸	殺王豹擅權拒諫	八二
第十四回	操同室戈齊王畢命	中詐降計李特敗亡	八九
第十五回	討逆蠻力平荆土	拒君命冤殺陸機	九六
第十六回	劉刺史抗忠盡節	皇太弟挾駕還都	一〇三

第十七回	劉淵擁衆稱漢王	張方恃強劫惠帝	一一〇
第十八回	作盟主東海起兵	誅惡賊河間失勢	一一六
第十九回	僞都督敗回江左	獸皇帝暴斃宮中	一二三
第二十回	戰陽平苟晞破賊壘	佐琅琊王導集名流	一三〇
第二十一回	北宮純力破羣盜	太傅越擅殺諸臣	一三七
第二十二回	乘內亂劉聰據國	借外援猗盧受封	一四四
第二十三回	傾國出師權相舉命	覆巢同盡太尉知非	一五〇
第二十四回	執天子洛中遭巨劫	起義旅關右迎親王	一五七
第二十五回	貽書歸母難化狠心	行酒爲奴終遭仇毒	一六四
第二十六回	詔江東愍帝徵兵	援靈武麴允破虜	一七三
第二十七回	拘王浚羯胡吞薊北	艷趙染晉相保關中	一七九
第二十八回	漢劉后進表救忠臣	晉陶侃合軍破亂賊	一八六
第二十九回	小兒女突圍求救	大皇帝銜壁投降	一九三
第三十回	牧守聯盟奉牋勸進	君臣屈辱蒙難喪生	二〇〇
第三十一回	晉王容稱尊嗣統	漢主聽見鬼亡身	二〇八
第三十二回	誅逆登基羊后專寵	乘釁獨立石勒稱王	二一五
第三十三回	段匹磾受擒失河朔	王處仲抗表叛江南	二二二
第三十四回	鎮湘中譙王舉義	失石頭元帝驚心	二二九

第三十五回	逆賊橫行廷臣受戮
第三十六回	扶錢鳳卽席用謀
第三十七回	平大憖羣臣進爵
第三十八回	召外臣庾亮激變
第三十九回	溫嶠推誠迎陶侃
第四十回	梟首逆戡亂成功
第四十一回	察鈴音異僧獻技
第四十二回	併前趙石勒稱尊
第四十三回	背願命鴟子毀室
第四十四回	盡恩孝適貽蜀亂
第四十五回	殺妻孥趙主寡恩
第四十六回	議北伐蔡謨抗諫
第四十七回	饒劉翔晉臣受責
第四十八回	斬敵將進滅宇文
第四十九回	擢桓溫移督荆梁
第五十回	選將得人涼州破敵
第五十一回	誅逆子縱火焚尸
第五十二回	乘羯亂進攻反失利

皇靈失馭嗣子承宗	二三五
遣王含出兵犯順	二四二
立幼主太后臨朝	二四九
入內廷蘇峻縱兇	二五六
毛寶負劍救桓宣	二六三
宥元舅顧親屈法	二七〇
失軍律醉漢遭擒	二七七
防中山徐遐泣諫	二八三
凜夢兆狐首歸邱	二九〇
保遺孤終立代王	二九七
協君臣燕都却敵	三〇四
篡西蜀李壽改元	三一〇
逐高釗燕主逞威	三一七
違朝議徙鎮襄陽城	三二四
降李勢蕩平巴蜀	三三〇
築宮漁色石氏宣淫	三三七
責病主抗顏極諫	三四五
弑趙主易位又遭囚	三五二

第五十三回	養子覆宗冉閔復姓	屏王授首石氏垂亡	三五八
第五十四回	却桓溫晉相貽書	滅冉魏燕王僭號	三六五
第五十五回	拒忠言殷浩喪師	射敵帥桓溫得勝	三七二
第五十六回	逞刑戮苻生縱虐	恣淫威張祚殺身	三七八
第五十七回	具使才說下涼州	滿惡貫變生秦闕	三八五
第五十八回	圍廣固慕容恪善謀	戰東河諸葛攸敗績	三九二
第五十九回	謝安石應徵變節	張天錫乘亂弑君	三九九
第六十回	失洛陽沈勁死義	阻石門桓溫退師	四〇六
第六十一回	慕容垂避禍奔秦	王景略統兵入洛	四一三
第六十二回	略燕地連摧敵將	拔鄴城追擒屏王	四二〇
第六十三回	海西公遭誣被廢	崑崙婢產子承基	四二七
第六十四回	謁崇陵桓溫見鬼	重正朔王猛留言	四三四
第六十五回	失姑臧涼主作降虜	守襄陽朱母築斜城	四四一
第六十六回	救孤城謝玄却秦軍	達衆議苻堅窺晉室	四四八
第六十七回	山墅賭突寇來不驚	肥水交鋒兵多易敗	四五五
第六十八回	結丁零再興燕祚	索鄴城申表秦庭	四六二
第六十九回	據渭北後秦獨立	入阿房西燕稱尊	四六九
第七十回	墮虜謀晉將臨絕嗣	應童謠秦主縊新城	四七六

第七十一回 用僧言呂光還兵
第七十二回 謀刺未成秦后死節
第七十三回 拓跋珪與後魏
第七十四回 智姚萇旋師驚噩夢
第七十五回 失郡城西燕被滅
第七十六回 子逼母燕太后自盡
第七十七回 殷仲堪倒柄授桓玄
第七十八回 迫誅姦稱戈犯北闕
第七十九回 呂氏肆虐涼土分崩
第八十回 拓跋珪轉敗爲勝
第八十一回 攻舊都逆子忘天理
第八十二回 通叛黨蘭汗弑君
第八十三回 再發難王恭受戮
第八十四回 戕內史獨全謝婦
第八十五回 失荊州參軍殉主
第八十六回 受逆報呂纂被戕
第八十七回 掃殘孽南燕定都
第八十八回 呂隆累敗降秦室

依逆謀段隨弑主……………四八二
失營被獲毛氏捐軀……………四八八
慕容垂討滅丁零……………四九五
勇霍溫斬將掃孱宗……………五〇一
壓山塞北魏爭雄……………五〇八
弟凌兄晉道子專權……………五一五
張貴人逞兇弑孝武……………五二一
僭稱尊遣將伐西秦……………五二八
燕祚寢衰魏兵深入……………五三四
慕容寶因怯出奔……………五四一
陷中山嬌女作人奴……………五四七
誅賊臣燕宗復國……………五五三
好感人孫泰伏誅……………五五九
殺太守復陷會稽……………五六六
棄苑川乾歸逃生……………五七二
據偏隅李暹獨立……………五七八
立奸叔東宮失位……………五八四
劉裕屢勝走孫恩……………五九一

第八十九回	覆全軍元顯受誅	奪大位桓玄行逆	五九七
第九十回	賢孟婦助夫舉義	勇劉軍敗賊入都	六〇三
第九十一回	截江洲馮遷誅逆首	陷成都譙縱害羈臣	六一〇
第九十二回	貪女色吞針欺僧侶	狀婦翁擁衆號天主	六一六
第九十三回	菲愛妻遇變喪身	立猶子臨終傳位	六二二
第九十四回	得使才接眷還都	失兵機縱敵入險	六二八
第九十五回	覆孤城慕容超亡國	誅逆賊馮文起開基	六三四
第九十六回	何無忌戰死豫章口	劉寄奴固守石頭城	六四一
第九十七回	竄南交盧循斃命	平西蜀譙縱伏辜	六四七
第九十八回	南涼王復諫致亡	西秦后敗謀殉難	六五三
第九十九回	入荊州驅除異黨	奪長安翦滅後秦	六五九
第一百回	招寇亂秦關再失	迫禪位晉祚永終	六六六

第一回 祀南郊司馬開基 立東宮庸難伏禍

華夷混雜，宇宙腥羶，這是我國歷史上，向稱為可悲可痛的亂事。其實華人非特別名貴，夷人非特別鄙賤，如果元首清明，統御有方，再經文武將相，及州郡牧守，個個是賢能廉察，稱職無慚，就是把世界萬國聯合攪來，湊成一個空前絕後的大邦，也不是一定難事，且好變做一大同盛治了。眼高於頂，筆大如椽。無如我國人一般心理，只守定上古九州的范围，不許外人躡入，又因聖帝明王，寥寥無幾，護國之良將相，殖民之賢牧守，僅僅局守本部，還是治多亂少，所以舊儒學說主張小康，專把華夷大防，牢記心中，一些兒不肯通融，好似此界一潰，中國是有亂無治，從此沒有乾淨土了。看官試搜覽百史，何朝不注重邊防，何代能盡除外患，日日攘外夷，那外夷反得步步進步，鬧得七亂八糟，不可收拾。究竟是備禦不周呢？還是別有他故呢？古人說得好：「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家必自毀，然後人毀，國必自伐，然後人伐。」又云：「木朽蟲生，牆隙蟻入。」這却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歷朝外患，往往從內亂引入，內亂越多，外患亦越深。照此看來，明明是咎由自取，應了前人的遺誡，怎得專咎外夷，與防邊未善呢？別具隻眼。

小子嘗欲將這種臆見，抒展出來，好待看官公決是非，但又慮事無左證，徒把五十年來的故事，籠籠侗侗的說了一番，看官或且謂我為空談，甚至以漢奸相待，這豈不是多言招尤麼？近日筆墨少閑，聊尋證據，可巧案左有一部晉書，乃是唐太宗堯集詞臣撰錄成書，共得一百三十卷，當下順手一翻，看了一篇序言，是總說五胡十六國的禍亂，因猛然觸起心緒，想到外禍最烈，無過晉朝。晉武帝奄有中夏，僅閱一傳，便已外患迭起，當時大臣防變未然，或說是罷兵為害，山陰或說是徙戎宜早，郭欽江統言諄諄，聽藐藐，遂致後來外禍無窮，由後思前，無人不為歎惜。那知牝雞不鳴，羣雛自息，八王不亂，五胡何來？並且貂蟬滿座，塵尾揮塵，大都齷齪齷齪，庸庸碌碌，沒一個文經

武緯沒一個坐言起行，看官試想！這種敗常亂俗的時局，難道尚能支持過去麼？假使兵不罷，戎早徙，亦豈果能懷守邊疆，嚴杜狡寇麼？到了神州陸沈，銅駝荆棘，兩主被虜，行酒狹庭，無非是內政不綱，所以致此。既而牛傳馬後，血統變遷，陽仍舊名陰實易姓，王馬共天下，依然是亂臣賊子，內訌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單剩得江表六州，揚州江湘交廣，尚且朝不保暮，還有甚麼餘力，要想規復中原呢？幸虧有幾個智士謀臣，力持危局，淝水一役，大破苻秦，半壁江山，僥倖保全。那大河南北，長江上游，仍被雜胡佔據，雖是條起條衰，終屬楚失楚得，就中非無一二華族，奪得片土，與夷人爭衡西北。張翼據涼州，李嵩據酒泉，馮跋據中山。究竟勢力甚微，無關大局，且難視晉室，仍似敵國一般。東晉君臣，稍勝即驕，驕生情，毫無起色，於是篡奪相尋，禍亂踵起，不能安內，怎能對外？大好中原，反被拓跋氏逐漸併吞，成一強國，結果是梟雄柄政，窺竊神器，把東晉所有的區宇，也不費一兵，佔奪了去。咳！東西兩晉，看似與外患相終始，究竟自成鵲蚌，纔有漁翁。西晉尚且如此，東晉更不必說了。有人謂司馬懿，故後嗣亦為劉裕所篡，這是從因果上着想，應有此說，但添此一番議論，更見得晉室覆亡，并非全是外患所致。倫常乖舛，骨肉尋讎，是為亡國第一的禍胎，信義淪亡，豪權互閱，是為亡國的第二禍胎。外人不過乘間抵隙，可進則進，既見我中國危亂相尋，樂得趁此下手，分嘗一嚮，華民雖衆，無辜無勇，怎能攔得住胡馬？殺得過番兵，眼見得男為奴，女為人妾，同做那夷虜的僕隸了。傷心人別有懷抱。自古到今，大抵皆然，不但兩晉時代，遭此變亂，只是內外交迫，兩晉也達到極點，為懲前毖後起見，正好將兩晉史事，作為榜樣，奈何後人不察，還要爭權奪利，擾擾不休，恐怕四面列強，同時入室，比那五胡十六國，更鬧得一塌糊塗，那時國也亡，家也亡，無論豪族平民，統去做外人的砧上魚，刀上肉，無從倖免，乃徒怨及外人利害，試問外人肯受此惡名嗎？論過去及未來，真是眼光四射。

話休敘煩，且把那兩晉興亡，逐節演述，作為未來的殷鑒。看官少安毋躁！待小子援筆寫來。晉自司馬懿起家河內，曾在漢丞相曹操麾下充當掾吏，及曹丕篡漢，出握兵權，與吳蜀相持有年，迭著戰績。懿死後，長子師嗣後任

大將軍錄尚書事，都督中外各軍，廢魏主曹芳，及芳后張氏，權箠逼人。未幾師復病死，弟昭得承兄職，比乃兄還要跋扈，居然服袞冕，著赤鳥。魏主曹髦，忍耐不住，嘗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即號召殿中宿衛，及倉頭官僮等，作爲前驅，自己亦披劍升輦，在後督領，親往討昭，繼行至南闕下，正撞着一個中護軍，面目猙獰，鬚眉似戟，手下有二三百人，竟來擋住乘輿。這人爲誰，就是平陽人賈充。特別提出，不肯放過賊臣，且爲該女亂晉張本。魏主髦喝令退去，充非但不從，反與衛士交鋒起來，約莫有一兩個時辰，充寡不敵衆，將要敗却，適太子舍人成濟，也帶兵趨入，問爲何事，相爭充厲聲道：「司馬公養汝等，正爲今日，何必多問！」成濟乃抽戈直前，突犯車駕。魏主髦猝不及防，竟被他手起戈落，刺斃車中。兄廢主，弟弑主，一個兇過一個。餘衆當然逃散。

司馬昭開變入殿，召羣臣會議後事。尚書僕射陳泰流涕詰昭道：「現在惟願誅賈充，尚可少謝天下。」看官！你想賈充是司馬氏功狗，怎肯加誅？當下想就了張冠李戴的狡計，嫁禍成濟，把他推出斬首，還要夷他三族。助力者其視諸！

一面令長子中撫軍炎，迎入常道鄉公曹璜，繼承魏祚。璜改名爲奂，年僅十五，一切國政，統歸司馬昭辦理。昭復部署兵馬，遣擊蜀漢驍將鄧艾鍾會，兩路分進，蜀將望風潰敗，好容易攻入成都，收降蜀漢主劉禪。昭引爲己功，進位相國，加封晉公，受九錫殊禮。俄而進爵爲王，又俄而授炎爲副相國，立爲晉世子。正擬安排篡魏，偏偏二豎爲災，纏繞昭身，不到數日，病入膏肓，一命嗚呼。世子炎得襲父爵，纔過兩月，即由司馬家臣本書勸進，晉魏受禪。魏主奂早若贅疣，至此只好推位讓國，生死唯命。司馬炎定期即位，設壇南郊。時已冬暮，雨雪盈途，炎却遵古稱尊服袞冕，備鹵簿，安安穩穩的坐了法駕，由文武百官擁至郊外，燔柴告天。炎下車行禮，叩拜穹蒼，當令讀祝官朗聲宣誦道：

皇帝臣司馬炎，敢用玄牡，明告於皇天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虞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指曹操撥亂濟時，輔翼劉氏，又用受命於漢，粵在魏

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於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於魏也。誕惟四方，罔不祗順。廊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於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於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獲，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答衆望。

祝文讀畢，祭禮告終。司馬炎還就洛陽宮，御太極前殿，受王公大臣謁賀。這班王公大臣，無非是曹魏勳舊，昨日臣魏，今日臣晉，一些兒不以爲怪，反且欣然舞蹈，曲媚新朝。豈龍附鳳，何代不然？隨即頒發詔旨，大赦天下，國號晉，改元泰始，封魏主奂爲陳留王，食邑萬戶，徙居鄴宮。奂不敢逗留，沒奈何上殿辭行，含淚而去。朝中也無人餞送，只太傅司馬孚拜別故主，歔歔流涕道：「臣已年老，不能有爲，但他日身死，尙好算做大魏純臣哩。」看官道：「爲何人？」乃是司馬懿次弟，卽新主司馬炎的叔祖父，官至太傅，生平嘗潔身遠害，不預朝政，所以司馬受禪，獨孚未曾贊成。但年已八十有餘，筋力就衰，不能自振，只好自盡臣禮，表明心迹，這也不愧爲庸中佼佼了。

過了一日，詔遣太僕劉原往告太廟，追尊皇祖懿爲宣皇帝，皇伯考師爲景皇帝，皇考昭爲文皇帝，祖母張氏爲宣穆皇后，母王氏爲皇太后。相傳王太后幼卽敏慧，過目成誦，及長，能孝事父母，深得親心。既適司馬氏，相夫有道，料事屢中，後來生了五子，長卽司馬炎，次名攸，又次名兆，又次名定，國廣德。兆與定，國廣德三人，均皆早歿，惟炎攸尙存。炎字安世，姿表過人，髮長委地，手垂過膝，時人已知非常相。攸字大猷，早歲岐嶷，成童後飽閱經籍，雅善屬文，才名藉藉，出乃兄右。司馬昭格外鍾愛，因兄師無後，令攸過繼，且嘗歎息道：「天下是我兄的天下，我不過因兄成事，百年以後，應歸我兄繼子，我心方安。」及昭立世子，竟遂屬攸，左長史山濤勸阻道：「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已進爵列侯，亦勸昭不宜違禮。還有司徒何曾，尙書令裴秀，又同聲附和，請立嫡長，因此炎得爲世子。炎篡位

時，正值壯年，春秋鼎盛，大有可爲，初政却是清明，率下以儉，馭衆以寬。有司奏稱御牛絲枲，已致朽敝，不堪再用，有詔令用麻代絲。高陽人許允爲司馬昭所殺，允子奇頗有材思，仍詔爲太常丞。尋且擢爲祠部郎。海內蒼生，謳歌盛德，那一個不望昇平？但天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晉主炎正坐此弊，所以典午家風，午宵馬與者司也，故舊稱司馬爲典午。不久即墜呢。這事備詳後文，看官順次細閱，自見分曉。惟晉主炎的廟號，叫做武帝，小子沿着史例，便稱他爲晉武帝。

且說晉武帝已經篡魏，復力懲魏弊，壹意更新。他想魏氏摧殘骨肉，因致孤立，到了禪位時候，竟無人出來抗衡，平白地讓給江山，自己雖僥倖得國，若使子子孫孫，也像曹魏時孤立無援，豈不要仍循覆轍麼？於是思患預防，大封宗室，授皇叔祖父爲安平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允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懿第六子京早卒，襲爲第七子，懿第八子爲梁王，倫懿第九子爲鄉郡王，皇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鑒與機爲晉武異母弟。還有從伯叔父及從父兄弟，亦俱封王爵，列作屏藩。名稱不詳，因無關後來治亂，所以從略。上文如亮如倫爲八王之二，故例須並舉。進驃騎將軍石苞爲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爲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爲魯公，尚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中荀勗爲濟北公，太保鄭冲爲太傅，兼壽光公，太尉王祥爲太保，兼睢陵公，丞相何曾爲太尉，兼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沈爲驃騎將軍，兼博陵公，司空荀顗爲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爲菑陽公。此外文武百僚，各加官進爵有差。

轉瞬間已過殘臘，便是泰始二年，元旦受朝，不消細說。有司請建立七廟，武帝恐勞民傷財，不忍徭役，但將魏廟神主，徙置別室，即就魏廟作爲太廟，所有魏氏諸王，皆降封爲侯。旋冊立王妃楊氏爲皇后，楊氏爲弘農郡人名，艷字瓊芝，父名文宗，曾仕魏爲通事郎，母趙氏產女身亡，女寄乳舅家，賴舅母撫育成人，生得姿容美麗，秀外慧中，相士嘗說他後當大貴。司馬昭乃納爲子婦，伉儷甚諧。昭納楊女爲媳，明明是有心冀圖。及得立爲后，追懷舅氏舊恩，請敕